

第一章 编辑本质论

第一节 编辑概念新探

独特的研究对象、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科学概念体系，是一门学科独立于学科之林的重要标志。在编辑学学科范围中，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概念就是“编辑”。究竟什么是“编辑”呢？自 20 世纪 80 年代对编辑学的研究开始起步以来，人们便有意识地企图对编辑概念进行全面、科学地加以界定，试图归纳出最为贴切、科学的定义。据统计，当今国内外对编辑与编辑学概念的界定已达 100 来种。编辑概念，一方面构成了人们对编辑活动特点的直接认识，另一方面又制约着人们对编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事实上在编辑学的研究中，对编辑概念认识的分歧非常突出。概念的分歧，直接涉及到编辑活动的范围界定，影响着对编辑科学的理论概括。正因为编辑概念是构建编辑学的基石，所以弄清“编辑”这个概念，有助于对编辑学学科理论体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一、古代编辑一词的词源、词义

一切客观事物本身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历史变化发展过程，“编辑”活动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如此。

1. 我国古代编辑一词的含义。作为动词的“编”字和“辑”字，在汉代即有“编次”和“收集”的意义。“辑”通“缉”。从

唐初到清代，“编辑”和“编缉”两种写法都有，民国以后才逐渐固定写做“编辑”。“编”和“辑”连用，似乎早于和“辑”连用。《魏书·李琰之传》：“修撰国史……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辑。”“编辑”一词可能最早见于此书。

(1) “编”和“辑”都是指一种活动，一种运动形式。编辑的“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编，次简也。”颜师古《汉书注》谓：“编，谓联次简牍也。”编辑的“辑”，《韩非子·说林下》有“甲辑而兵聚”句。《汉书·艺文志》云：“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颜师古《汉书注》谓“辑与集同”，有收集、聚集之意。

(2) 由上可见，“编”就是排列竹简，就是变无序为有序；“辑”原意是车舆，引申为聚敛和协，就是变分散为集中。“编辑”就是从收集编连简策而起源，其义为顺其次第，收集排列简策而成书。编辑就是一种对以文字、符号、图画等为载体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使之集中有序、协调和顺，以便传播和贮存的一系列活动。

2. 国外编辑一词溯源。

(1) 现代日语的“編集”源自汉语，本来也写作“编辑”，在法律文件中最初见于明治六年（1873年）制定的《新闻纸发行条目》。因“辑”字通“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常用汉字的普及，改用“編集”表记。

(2) 欧洲大多数语言的“编辑”一词源自拉丁语的 *redigere* 及其过去分词 *redactus*。例如，法语 *rédiger* 和英语 *redact* 均首见于 15 世纪，比汉语“编辑”一词的产生晚八九百年。其义的逐步演变过程为：带回（bring back）→ 删削或归结（reduce to a certain state）→ 整理（arrange in order）→ 编辑（edit）。

3.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编辑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对它的主观认识也决非一成不变。

但是，这种变化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没有超出以下范围：编辑是对文字资料、素材或现成的精神文化产品进行收集和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变成一种可供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或贮存的信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编辑。较之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它有以下特点：

(1) 一般是指文字和相关技术方面的工作，大约相当于现代编辑活动中的文字加工这个环节。

(2)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整体文化需求水平的低下，从总体上来说并不以广泛公开发行以供阅读为目的。这样，由于出版的限制，既制约了编辑活动内涵的丰富发展，也妨碍了对编辑劳动成果共同享用的读者群体的产生。

(3) 编辑本身既不是一种独立的职业，自然也没有一支独立的以编辑劳动为职业的编辑劳动者队伍，编辑主体几乎全是社会兼职者。

(4) 著、编活动不分，著者、编者合一，掩盖了编辑劳动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贮存、积累中的作用。

著、编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社会信息传播网络开始形成，传播媒介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具体表现为编辑活动从著作活动中分离出来。

在古代著、编不分的漫长过程中，著作活动是显形的、主要的，编辑活动总是隐含在著作活动之中。往往编者就是著者。孔子就是我国古代最早取得优异成绩的编辑家，经他整理的有《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6部著作。尤其是《春秋》，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论语》是由孔子的言论编纂而成。孔子可谓是我国最早作家兼编辑家的典范。

4. 西语和汉语的编辑概念不同源，但“殊途同归”，在词义演变过程中获得了共同的意义——整理。这是编辑实践的发展规律的一种反映。其实，整理材料不过是编辑工作的一个方面，而

且不一定是主要的方面。

二、现代编辑一词的含义

为了给编辑概念下定义，得设法找出古今编辑工作都具有的基本特征。随着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分工进一步明确精细，编辑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它在计划、组织、促进、规范社会科学文化信息的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舍此而外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现代编辑的概念较之传统概念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延伸，除了指收集整理工作以外，凡是为了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文化科学信息而对尚未物化（无原稿）或只是初步物化（有原稿）的原始信息，进行组织规划、加工处理的全部活动，都可以称为编辑。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线扩展开去，从横的方面来看看世界上一些国家对编辑学研究中的“编辑”一词的理解：

1. 国内出版的辞书中关于编辑的解释。

(1) 《辞源》：“收集资料 整理成书。”

(2) 《辞海》：“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的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重要环节。”

(3) 《现代汉语词典》：“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

(4) 《新闻学简明词典》：“报纸、图书出版过程中，有关组织、审读、编选、加工稿件以及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等等专业性工作。”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将“编辑”定义为“使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从事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及其他文献资料等项工作，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者”。

2. 国外出版的辞书中关于编辑的解释。

(1) 美国《出版词典》：“编辑工作 第一是对稿本或其他记录材料进行改动或提议改动。例如，著者可以在作品上更改，编辑则可对作品进行审评，对准备出版的稿本进行内容及文字加工或技术加工，文学编辑加工即将出版或即将输入计算机储存库的稿本，电影、电视制作者则编辑用以制片的电影电视材料。第二从广义上讲，是为出版进行写作或组织稿本、取得版权，并使其通过整个出版过程。”

(2) 美国《韦氏新世界词典》：编辑工作是指“通过选择、整理、加注释，使作品、日记、书信等适于出版。”

(3) 美国《作家词典》：“编辑是生产、编选和修订文字材料、摄影材料和视听材料，使其适于出版的艺术。”

(4) 日本《简明出版百科辞典》：“按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订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地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称为编辑。”

(5) 日本《出版词典》：“一般以公开发表为目的，收集作品及其他资料，节目按照一定方针进行整理编排，以符合某一特定传播媒介的需要，因而电影的编辑和广播电视的编辑也都包括在内。狭义地说，可定义为：按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订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对象，进行创造性的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称为编辑。”

(6) 前苏联《百科词典》：编辑工作反映“加工作者的作品以供发表的过程”。

(7) 前苏联《图书学词典》：编辑工作“是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容是编辑人员（通常是同作者一起）对原稿进行创造性加工，目的在于提高思想政治、科学和文字质量，为印刷出版做准备”。

(8) 前南斯拉夫《大众百科词典》：编辑是对稿件进行“加

工润色、整理、修正,为出版做准备”。

(9) 德国《迈尔新百科词典》对编辑(人员)的注释较详细:“加工稿件以供出版”“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的专业人员,从专业、政治、思想和语言的角度编选加工新闻、文学艺术和科学各方面的稿件,使适于出版和播送,或者自己撰写此外编辑还得物色和指导作者、准备图片资料”。

(1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语小词典》:编辑是“为刊行出版物而对原稿进行审读、修正和整理”。

(11) 英国《企鹅英语词典》编辑是对稿件“加辅文,为出版做准备,出版前进行选择、修改和检查”。

3. 以上种种解释,除《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外,其他释义较之传统的解释,有了很大不同,表明随着实践的丰富,认识有了深入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 编辑活动的内容扩大到了对精神产品生产的计划、组织和审读、加工。

(2) 明确提出编辑方针、编辑计划对编辑活动的制约。

(3) 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创造性的劳动,具有学识性、创新性和技术性。

(4) 其意义在于为出版做准备。

(5) 劳动对象除文字材料外,还包括摄影材料、视听材料等等。

从辞书中编辑概念的不断变化和多种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编辑的实践范围在发生历史变化,编辑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编辑活动的社会实践指导着、决定着编辑概念的理论概括。

三、编辑概念的确定

我国的编辑学研究之所以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既不在于当

代编辑活动家下功夫研究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也不在于归纳和整理各个门类编辑技术的工作流程，而主要是在于我国编辑学界开始把编辑活动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这样，寻求一个能够总结编辑活动的历史及其发展的普遍的编辑概念，就不能不成为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了。

1. 给“编辑”定义的原则。

(1) 普遍性原则。编辑概念应该能够涵盖古往今来各种各样实际存在的编辑活动，充分体现编辑活动的历史悠久性和现实多样性，在时间上不至于被割裂。

(2) 整体性原则。体现“编辑”语义的多义性，包括编辑活动、编辑主体、编辑业务工作等。

(3) 抽象性原则。概括各种现象，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概念是对事物的最基本的定义，它应反映事物的内在特质和普遍意义。

(4) 简明性原则。概念是学科的指称，如同人的姓名，既有个体指代，又有特征揭示。简洁的表述是概念流行所必需的。

针对编辑概念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特别注意“编辑”的原本意义。

2. 编辑概念归纳的过程。

(1) 从编辑现象的本原来考察，“编辑”是人的意识活动，是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心理学原理表明：人的头脑具有编辑机制，并在其对象化活动中，产生编辑智能。就是说，编辑活动源于人的编辑行为，而行为受意识的能动支配。由此归纳，编辑的心理学含义是指人们集合对外界的感知、发挥主观意识能动作用的思维方法。

(2) 编辑意识促成编辑行为，出现编辑活动现象。编辑智能的外显，使人们开始运用收集、选择、整理、加工组编信息的思维方法，将信息有效地组合成新的认知对象，显示出表意的整体

效果。

(3) 编辑智能发展,使人类的思想交流社会化,交流方式符号化。文字和数码及其他人工符号的产生,使编辑思维得以自觉运用。编辑智能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提高,编辑活动成为文化创造的基本方法。

(4) 人们思想交流的符号化、载体化,使编辑实践沿着文化属性的轨道发展。传递精神文化的内在需求与物质技术载体的不平衡,使人们共有的智能发生分化。

(5) 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媒介载体的生产能力作为基本矛盾,它的对立和统一,促使编辑活动形态不断地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编辑主体的智能特长将会得到专门发挥,越来越专业化。

(6) 智能、职能的专门要求,使编辑本义向纵深发展,逐步形成种种特殊的编辑概念。

(7) 科学从来不能满足于概念内涵的杂多。编辑学将诸多特殊的编辑概念加以综合,提升出一般的编辑概念,用以概括一切编辑现象。这时,编辑概念已经包含着内容丰富的具体原理、原则、方法和技术,成为科学概念,需要经过专门学习和系统训练才能够自觉掌握,并正确用于广泛的编辑活动领域。

3. 结论。

(1) 编辑概念的整体概括应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简单称谓、主要内涵、整体外延。我们试作如下表述:根据社会文化需要,按照指导方针,使用物质载体和技术手段,对精神产品进行组织、采集、鉴审、选择和编序加工,并缔构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模式作为社会传播媒介,即为编辑活动。编辑是通过稿本、编本和文本,与作者、读者广泛交流的社会文化活动,其目的是缔造人类精神文化结构。从事编辑活动的人们叫做编辑工作者,简称编辑。研究编辑活动的科学称为编辑学。编辑学普遍应用于各种文

化创造、积累与传播活动领域。

(2) 我们对编辑概念的表述，第一层是简单称谓，概括编辑的基本意义、特征和规律。各种编辑活动的具体内涵都可以由此延伸得出。第二层是对编辑活动的概说，既反映编辑活动的精神劳动方式，又指出其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关系，是具体到社会文化生产活动中的理论界说。第三层是将编辑主体称作编辑工作者，采用学术界的定论，用“简称”照应汉语词汇的多义事实，完整“编辑”含义。既是对历史的肯定，又是对现实发展的认同。最后，顺便引出编辑学。这样，无论是日常交流用语，还是作为学术研究术语，编辑概念就比较明确了。当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编辑概念仍将有待于充实和完善。

第二节 编辑出版劳动的本质

一、什么是编辑出版劳动

广义的出版劳动包含着作者的著作劳动、编辑的编辑劳动和出版人员的印制及经营管理劳动。正如《简明出版百科词典》所说：出版文化的形成要素有三：即以经营为目的的出版业者，受雇于出版业者的编辑人员和提供稿件的作者。显然这是对高度发展了的、商业化的出版业而言的。

1. 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出版业也经历过它的低级阶段，在那时，并无作者和编辑之分，也无编辑与出版者之别，三者是浑然一体的。

(1) 就中国而论，编辑起源于巫、起源于史，这是大家公认的。从周以降，中国就有严格的史官建置，太史掌管各种典章制度，以内史记载国君的行政命令，以外史颁行天下。朝内还设起

居官，左史记君言，右史记君行。那时被用来记载令、言、事的多是甲骨、竹简、木牍之类，它们被一块块、一条条地排列起来，放在国家档案馆里，当后世王、侯感到有必要依据祖训行事时，就开始对那些档案进行整理，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大概就是经过初步编辑、整理过的档案材料，这种编辑、整理工作，已经开始摆脱了原始记录的限制，而有了一定的精神生产的意义，这种原始形态的精神生产，是编著不分的。有文可查的第一位把经过逐步编辑的档案材料整理成教科书的是我国大教育家、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孔子，他一生有六项编著活动：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然后传述《易》。相传，在孔子之前，各诸侯国已在民间搜集了三千多首诗，记载各国政事的书虽多散失，然而孔子也收集到两千余篇。而继夏之《连山》、殷之《归藏》之后的《周易》，至孔子时却因为过于简括、神秘，令人难解。因而述而不作的孔子，在其晚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整理和编辑这些古代典籍。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依据史料传述了这六项编著活动。可用以证明六经于孔子是一种创造性的著作活动，其中编中有著，著中有编；首先是编，其次是著。这种传统在司马迁的《史记》、刘向的《别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都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加强。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古代，编辑劳动是一种著作活动。

(2) 古代西方亦是如此。以西方文化的三大奠基者之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例。亚氏是柏拉图的学生，在他自己开办吕克昂学园讲学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著作活动。当我们研究亚氏著作后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的著作有两部分：一是他自己发表的，但大都佚失，目前只有几个残篇；二是他自己没有发表的讲稿，现存 47 种，在他死后 260 多年，由罗马的安德罗尼柯——吕克昂学园最后一位园长编辑整理而得以保存下来。在这 260 多年间，亚氏著作经代代相传原文已不复纯正和明确，许多

重要的论文被一些好事者加进了大量的内容。安氏认真地研究了亚氏的思想，不仅对其重新编排，删除了许多多余的话，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为亚氏立传、辨伪，阐释亚氏的思想体系。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安氏，亚氏不是被时间的荒漠所埋葬，就是被后人的篡改而消失。所以，安氏是编辑，同时又是一位作者，亚氏的著作上镌刻着他不朽的名字，就像人们把恩格斯同样视为《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作者一样。

2. 如果说古代的编辑劳动是一种著作劳动的话，那么在商业化的现代出版业中，编辑劳动还是不是一种著作性劳动呢？我们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许多先行者都阐发过编辑劳动的性质，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刘光裕、王华良在《编辑学论稿》，高斯、洪帆在《图书编辑学概论》，冉占国在《高校文科学报管理学》，戴文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编辑》词条中，都明确地论证过编辑劳动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另外，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和《编辑学原理论》，从文化结构的角度，从编辑活动在文化的积淀、选择、系统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阐明其创造性的特征，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以上几位研究者中，他们对何谓编辑、出版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应该看到：在出版业商品化后，出版商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将精神生产物质化的同时，也将精神生产社会化了。这样就把统一的生产劳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作者的写作、编者的编辑、出版者的印制和发行。这时，编辑的六艺——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整理成形、校对似乎越来越脱离著作劳动的性质，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我们将这六艺与著书立说的写作过程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这六艺却是写作劳动的社会化的和扩大的形式：编者和作者都要在资料调研和行情调研的基础上确定选题，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也要审视资料，辨其真伪对错，确定其价值，在自己的心宇里编次其事，形成自己的思路

和写作宗旨，然后落笔，再经校正，修改成文。更何况，编辑工作的六艺并不是编辑劳动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编辑还以序、跋、按语、卷首语、编后语等形式把古代“太史公曰”、“臣光言”之类的“编辑语言”承继下来。这就更不要说那些报纸、刊物的主笔本身就在撰写社论、评论和决定报刊水平的文章了。因而当我们撇开了广义的出版劳动中的作者著作劳动之后，对编辑出版劳动可作这样的定义：编辑劳动是著书立说劳动的社会化和扩大的形式，它与作者的劳动相联系，以作者提供的文稿为对象，通过审稿、加工、整理、校对等编辑环节，在作者授权范围内和不改变文稿基本原貌和思想、观点的前提下，使原有的信息量得到正向扩大和增强，并被纳入特定的出版系统；印制劳动是编辑劳动的继续，它是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将编辑所提供的文化符号系统附着于一定物体的物质生产劳动。因而，编辑出版劳动是兼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双重属性的劳动，是一种以作者的劳动为基础的向人们提供精神消费的劳动形式。

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社会化”的劳动形式是指非一个人的，而是指编辑者群体，编辑组稿、审稿、编稿，常常执行着群体的意志；“扩大的”劳动形式，既可从稿本的信息量上来理解，又可从经过印制后其传播范围来认识。这种劳动是个人著作劳动的质变形式，如果按此种性质来分析，它与古代编著不分时的编校活动不同，但无论如何，“著书立说”的性质是不变的。

二、揭开编辑出版劳动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资料的生产 and 人类自身的生产。编辑出版劳动是编辑出版工作者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享受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这种生产劳动无疑包含着生产者的物质性目的，物质性目的和精神创造的追求构成了这一劳

动形式的内在矛盾；编辑出版劳动是作者劳动的继续，作者同样有着物质的目的和精神创造的要求，如何将作者的这两项要求结合起来，组织好协作性的劳动过程，便产生了第二层矛盾：编辑出版者与作者的矛盾；无论作者还是编辑出版者，他们都只是出版物的生产者，其产品只有满足读者的需要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以实现生产——流通——消费的不断循环，这就构成了第三层矛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矛盾；出版物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流动，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它靠社会的支撑才赖以增长，同时它又对社会的进步以强大的推动，因而又构成第四层矛盾：出版物与社会的矛盾。编辑出版劳动的全部本质被隐藏在这四对矛盾中。要提高编辑出版劳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出版业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必须正确的认识和处理这四对矛盾。编辑出版劳动概括地说是：

1. 再生性和创造性精神生产劳动。虽说编辑出版劳动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重属性，但人们之所以要购买某种出版物，主要地或首先考虑的是有无提供精神消费的使用价值，然后再考虑定价的高低。谁也不愿意买一堆废纸。因而，编辑出版劳动首先要遵循精神生产的规律，这就决定了编辑出版者首先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通过无限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创造活动来实现有限的经济目的。精神生产是极其艰苦和极其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就生产的实质来说，是发展着的、前进中的现实对历史的扬弃，即“从内容上，主要是反映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状况的某些意识材料，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今为主，‘古为今用’；形式上，继承了以往既有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同时又根据新的内容和条件对其加以改造、补充和发展，并增添某些新的具体形式，‘推陈出新’”。这段话固然是针对人类精神生产的过程而言的，个人所进行的精神生产何尝不是如此！选题的实质就是承历史之命寻

找新与旧的交接点；组稿就是寻找最适合于完成“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任务的最佳人选；审稿首先是做作者的学生，跟着作者的创作性思路反反复复地走几遍，将本人作者化，然后分清作者的精神生产中，在哇哇啼哭的婴儿身上还留着哪些污秽，还存在着哪些缺陷，或者根本就是一个死胎、怪胎；编辑加工就是像产妇一样，继续抚养他、给他奶汁，使他健康地来到读者面前。这是一种再生性和创造性精神劳动过程。

所以编辑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精神生产的“必须环节”，确实性追求、创新性追求、真理性追求、审美性追求、明晰性追求、规范化追求，贯穿于编辑过程的始终。精神再生产不仅仅是知识的累进，同时也包含着精神气质的再造，一般说来两者是浑然一体的。作者有价值的文稿激发着编辑的再创热情，这种热情具体化为六种意念去观照稿件，从而使得稿件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明朗起来，使“应有”和“现有”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里恰恰是编辑“再生”的天地所在。形不成“应有”和“现有”的反差，或反差的空間过小，编辑创造的余地就很小了。因而，除了知识因素外，编辑精神气质的再造是非常重要的。作者编辑都要有这样的意识。以往的知识虽然是获得新思想的基础，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变成了一种社会偏见，成为扼杀新思想的“神物”。君不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产阶级的偏见下所受的围攻吗？所以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然，对于一个编辑出版者来说，他之所以劳作不息，绝不是为了进入地狱，而是乐观地将此处视为升入天堂的“伊甸园之门”。美国文学史专家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一本评论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文化的书——《伊甸园之门》中说，在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中，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来取得精神和道德胜利的传统，他认为，“这种思想鼓励

我们向生活揭示尽可能高的、启示录式的要求，并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冲破索然无味的日常生活方式，而达到光彩夺目的大同和完美”。其实，这不只是美国人的传统，中国的知识阶层都表现得相当的充分和执著，正是执著的精神使编辑出版者在封建社会抵御着权力的诱惑和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抵御着商品拜物教的诱惑和奴役，在今天抵御着腐朽势力以及国外敌对势力的诱惑和奴役，按照精神生产的本性进行工作。如果缺乏精神的更新和再造，让具体的编辑技术束缚了自己的大脑，那就无法进行创造性的编辑工作。

将精神生产的六种追求（实、新、真、美、明、规）集中到一点，就是从作者的已有中发现和创造作者所未有，把这句具有哲学意味的话说得通俗些，就是尽心尽力地提高原稿，将作者所潜在的水平显现出来。这固然要靠编辑出版者独立的创造，但更为重要地要靠与作者的有效协作，因而编辑出版者的六项精神追求与现实的矛盾便直接地表现为编辑出版者与作者的矛盾。

2. 团结作者，并将作者带入新的创造境界的劳动。我们这边说编辑劳动是社会化的和扩大的著作劳动，是就编辑劳动的性质而言的，这丝毫不是说编辑是精神生产的主体力量，可以肯定的说：在产生了编辑和作者的分工后，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都是作者为精神生产的主体。据经验看，一般报纸用稿量不超过投稿量的 $1/10$ ，一般杂志用稿量不超过投稿量的 $1/5$ ；书稿如果包括退改稿，用稿量大约 $1/2 \sim 1/3$ 左右。仅就被录用稿件的作者与编辑的比例说，录用率较高的杂志和出版社也约为 $1/10 \sim 1/20$ 。没有录用的稿件对编辑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或给编辑提供各种可见的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或以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形式给编辑创造提供文化滋养。总之作者是精神生产的主体。一个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产品质量和效益高低，固然决定于编辑能力和水平的高低，而编辑能力和水平的高低首先就在于他能否吸

引和团结一批高水平的优秀作者。在编辑和作者的矛盾中，作者始终占主导地位。

作者和编辑出版者处在双重关系中。首先，当出版者同作者约定选题订立了出版合同，或由作者主动投稿，其稿件进入出版单位后，双方便处在著作权法（copyright law）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其次，作为统一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过程，双方处在精神生产的协作者的关系中。精神生产具有社会性，大型的精神生产项目，需要社会协作。但是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协作以及学友间的相互切磋，都不能代替个人的脑力劳动，思维器官长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个人的呕心沥血的思考，没有个人的发现和创作，协作就不可能有什么成果。而任何个人的发现和创作，都自然地伴随着自己的个性，人们在陈述这些发现时，总是显露出个人的品质和风格。因而，编辑手下的文稿是包含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内容与千差万别的某一作者所特有的劳动之花的统一物。所以编辑出版者和作者的协作关系是两方独立精神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独立创造的协作关系系统于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一位高明的编辑出版者，应该始终生活于和工作于广大作者之中，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与作者一道确立选题；选题确立后，要抓住作者的物质性冲动，在可能的条件下，在约稿合同中给予优厚稿酬和出版物规格的承诺；在审稿时，着重鉴定文稿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内容的真伪对错及其价值，这种鉴别必须严而又严，绝不丢弃一部、一篇有出版价值的作品，然而也绝不放一部、一篇无出版价值的作品通行，这样做固然是对社会读者负责，但根本说来，既是为了保护这位作者的声誉，更是为了吸引和团结广大作者，因为每一位有自尊和荣誉感的作者都不愿意同身价低的出版者打交道；审稿后，对于退稿一定要充分地陈明理由，允许作者答辩，做到稿退心不退，即作者的心仍然向着你，仍然愿意跟你打交道；对于退改稿，应提出必改意见和由作者修

改时的参考意见，两种意见都要说得明明白白，让作者明确编辑对本稿的意图，以决定是否另做打算，切不可含含糊糊，免得让作者过分的无功劳动；对于可由编辑自己加工修改的稿件，首先要获得作者的授权（事实上，作者在投稿时已经将文字加工权、不改变作品基本原貌和观点的权利授予编辑），以便在其授权的范围内，运用“剪裁运化”之术，进行逻辑的和语言文字的修改和加工，其加工的功力不表现于越俎代庖，而是以“此处无声胜有声”、“此处无形胜有形”的方式加以洗练和提高，保持和提高原作的品位和风格；在整理成形后，一切版式设计要围绕一个中心：作品内容及其所蕴含的意和神，要让一篇文章、一部书稿“文如其人”地走进出版物市场。

从我们的叙述中，人们一定会发现，在作者和编辑出版者的关系中，编辑出版劳动是一种围绕着作者转的劳动。当然这种转是采用了“请君入瓮”的策略进行的：一方面编辑出版者要满足作者合法的权益，为作者提供精神创作的理想境地；另一方面，又要贯彻编辑出版者的意图，以作者所不具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来培养作者和造就作者。因而又可以说：编辑出版劳动是缔造优秀作者队伍的劳动。任何一个有生命活力、经常出版优秀作品的出版机构都是笔耕者的百花园，而编辑出版者，就是管理这一百花园的园丁。

有了作者的文稿，编辑出版劳动就有了起点。编辑出版劳动能否在事实上进行，还必须看出版物能否进入出版物市场，没有读者的出版物只是一堆废纸，因而要使编辑出版劳动得以实现，就必须进入新的文化圈——读者文化圈，这就形成了编辑出版者与读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3. 将一般人变为读者，并将读者带入新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境界的劳动。在《学术期刊活力论》中有人曾提出：“学术刊物作为各种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应该蕴含着巨大的活力，这活